

●顾问：任俊杰 吴广才

●主编：佟杰

北國明珠



北 国 明 珠

——江城名胜散记

顾问 任俊杰 吴广才

主编 佟 杰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

1989年·哈 尔 滨

责任编辑：刘文新 马秀娟

封面设计：徐晓丽

封面题签：金意庵

封面摄影：朱乃华

北 国 明 珠

Beiguo Mingzhu

顾问 任俊杰 吴广才

主编 佟 杰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
(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)

吉林市印刷厂制版 吉林市印刷厂印刷

本开 787×1092毫米 1/32 ·印张 6 ·插页4

字数：117,000

1989 年 7 月第 1 版 1989年 7 月第 1 次刷印

印数 1—10,000

ISBN 7-207-01199-7/·I247 定价：4.30元

序

吴广才

我国是个文明古老的国家，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。吉林市作为祖国百花园中的一枚花朵，同样具有这一鲜明的特色。多少年来，人们热情地歌颂她、赞美她，积极为她的建设成长而忘我奉献。不仅仅因为她是人们生息养育的一块故土，而且还在于她的美。

说起江城的美，每一位在吉林市生活和工作过的人大都会有同样感受。她的美，的确别有一番风韵。她的历史悠久，有着许多美丽而动人的传说，据考证，早在四五千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。秦代以前，满族的祖先肃慎人曾在此居住，明清两代曾在此设厂造船，1673年建市，因康熙帝东巡吉林检阅水师时有“连樯接舰屯江城”之诗句，故素有“北国江城”之称。现在，吉林市境内的文物古迹依存，有新石器时代的西团山文化遗址，骚达沟原始社会遗址，高句丽时代的东团山古城和龙潭山山城，唐代“渤海国”的苏密城，明代的乌拉古城和阿什哈达摩崖碑等著名历史遗迹。

吉林市的美还在于山青水秀，风景迷人，有一种独特的自然美。吉林市“四山屏立，江城如画，城周为长白山的余脉环抱，挺拔峻秀；市区松花江宛如玉带环绕，蔚为壮观。最著名的旅游景点有可与太湖相媲美的、已被正式列入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的松花湖，有与桂林山水、云南石林、长江三峡并列为我国四大自然景观的吉林雾凇，有以“北山庙会甲东北”而闻名遐尔的北山公园和全国较大的城区森林公园——龙潭山公园等旅游景观，还有具国内一流水平的冰上运动中心和高山滑雪场，为冬季冰雪旅游提供了理想的场所。

吉林市的美还在于物产丰富，资源雄厚。现已查明的金属矿就有12种，非金属矿有13种，经济动植物的储量可观，是关东三宝——人参，貂皮，鹿茸角的重要产地。不仅如此，她的美还在于经过了社会主义建设，经济和各项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，由一个消费城市发展成为以化工、电力、冶金、造纸、汽车等行业为主，在省内外占有重要地位的新兴工业城市。

恰逢国庆四十周年前夕，编辑出版了江城名胜散记——《北国明珠》一书。这本书，收录了省内各界人士撰写的从风景、历史、人文等方面赞美吉林市的散文、游记共43篇。文中通过真实的情感，细腻的笔调，向人们介绍了吉林市的风土人情、湖光山色，展示了一幅幅令人赏心悦目、心

旷神怡的画卷，会给人带来美的享受，增添美的魅力，不失为人们认识吉林市、了解吉林市的良师益友。在此，我谨向各位作者和编辑表示诚挚的谢意。

美和爱是紧密相联的，我们赞美吉林并不是单纯地抒发感情，而是为了增强热爱之情，激发奋斗之志。我们并不满足于现有的美，而要通过强烈的爱，振奋起民族精神，发愤图强，艰苦创业，用我们辛勤的双手，去创造那更美好的未来。

建设江城，美化江城，是全市人民的共同愿望，作为市长，我深感任务的光荣和艰巨，但我很有决心。尽管前进道路上还有许多困难，我坚信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方针，充分发挥各种优势，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，就一定能把江城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，人民更加幸福康乐。

在《北国明珠》一书出版之际，主编邀我为书作序，我顺便写了上边一些话，愿与广大读者和全市人民共勉，并热切地希望所有有识之士都来关心吉林市，热爱吉林市。让我们共同为振兴江城、美化家乡做出应有的贡献。

目

录

序.....	市长 吴广才 (1)
碧水静静流	任俊杰 (1)
梦中的江城	郭 华 (4)
江城雾散	胡 昭 (;)
古老的吉林乌拉.....	李树田 (11)
地灵人杰	佟 杰 (15)
美丽的松花湖	蒋光宜 (17)
江堤雪柳	陈玉坤 (21)
大江弯弓	佟 杰 (26)
忆游白花点将台.....	宋嗣廉 (29)
教堂今昔	王正绪 (34)
天外来客	张万鑫 (38)
北山寻美	杨绍长 (44)
龙潭月夜	璟 石 (51)
江南公园散记.....	王立人 (55)
文庙朝圣	佟 杰 (60)
观音古刹	孟东风 (64)
清真北寺	张玉山 (68)
啊, 滑冰馆	马增奇 (71)
滑雪场抒怀	孙 奎 (76)

摩崖奇境	杜逸泊 (80)
野游朱雀山	胡兆龙 (85)
望祭山沉思	皇甫修文 (91)
玄武春秋	林子双 (96)
小城古墓	马世超 (99)
拉法山游记	孟庆华 (102)
溶洞素描	陈玉坤 (109)
星星湖里看星光	王方振 (113)
北山庙会	苏立仁 (119)
北国河灯	佟 杰 (123)
啊,阿拉底	文昌南 (126)
放歌柳条边	佟 杰 (130)
满乡风情	赵廷贵 (134)
密营春秋	佟 杰 (140)
左家情	广 增 兴 利 (144)
白山新潮	佟 杰 (148)
化工城夜色	潘 烽 (152)
毓文朝阳	廖文宇 (156)
神 草	周启龙 (161)
青山鹿鸣	刘 东 (165)
紫貂白雪	张宏玲 (169)
草莓果香	雪 犀 (173)
山野寻蛙	佟 杰 (176)
江城展望	孙凌禹 周庆丰 (180)

碧水静静流

任俊杰

生活在江城的时间不算短了，美丽的江畔也不知走过了多少次，然而每次路过都情不自禁地放慢脚步，饱赏那江滨秀美风光，真可谓百赏不厌，留连忘返。

松花江水发源于长白山顶峰天池，从百米高崖飞流直下，宛如银河倒挂，形成了驰名的长白瀑布。奔腾的池水与流经的河水汇成了松花江。

松花江上游山高坡陡，水流湍急，为水利发电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好条件。白山、红石、丰满电站，象镶嵌在一条彩练上的三颗明珠，光彩夺目，发出强大的电流，好似人体心脏的血液，输向四面八方，成为东北地区生产、生活的能源。丰满拦江大坝形成的松花湖，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人工湖。湖边山峦叠嶂、奇峰耸立、林木苍翠；湖水碧绿，倒映青山，水平如镜，波光粼粼；渔帆、游轮往来行驶，冲击水面，形成雁翅波浪。这里是正在开发的旅游胜地。

松花江水环绕吉林市区，成为名副其实的北国江城。你看那江水碧蓝，清澈见底，微波荡漾，缓缓东去；江中轻舟横渡，汽艇飞驰，游人不时发出欢声笑语；偶而瞥见野鸭戏嬉，争相觅食，翻腾潜水，激出层层旋涡；雄伟壮观的大

桥，如彩虹飞架，连接南北，车辆穿梭，行人不息；十里江堤，垂柳青青，轻摇漫舞，婀娜多姿；遥望南岸，绿树成荫，烟雨葱笼，万树丛中耸立着新建的冰球馆，造型优美，风格奇特，屋顶如同起伏的波浪，四周恰似冰柱鼎立，它为江畔增添了新的光彩，为体育健儿攀登高峰提供了场所。

江上蒸气升腾，如同轻纱，袅袅飘动，调节着江城的气候。夏季尽管烈日炎炎，酷暑高温，江畔依然凉爽宜人，沁润心田，成为人们消暑憩息的好地方。每天东方微白，朝霞初映，人们从四面八方云集江边吸取新鲜空气，沐浴晨曦阳光。儿童们在老师的辅导下，演练体操武术，恰似雏鹰展翅；年迈老人打拳练功健步慢跑，为延年益寿，壮心不已；林中树下发出朗朗读书声，青年们在学习建设四化的本领，迎接新的技术挑战。夜幕降临，江城恬静，长凳上家人欢叙，议论改革大事，共享天伦之乐；凭栏上对对青年，细语轻声，倾吐衷情，彼此鼓励进步，沉浸于幸福之中。隆冬季节，气温下降，江气凝结在枝头树梢，形成树挂，象盛开的雪莲，晶莹闪烁，寒风吹来，飘飘下落，好似走进水晶宫殿。这是北国独有的奇特景色，南方各省和港澳青年每年春节前后，不远万里前来观赏诱人的“雾凇”。有人曾这样赞誉吉林：“门前尽是西湖景，‘船厂’天然避暑乡”。前几年，革命老前辈陆定一同志来这里，久久不愿离开，告别时挥笔写下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”的赠言。这不仅鞭策我们不要忘记过去，激励我们向前，同时也反映出领导同志和江城人民的深厚情谊。

松花江水养育着两岸人民，江水灌田，沃野千里。松花江水质甜润，养分丰富，盛产鲤、鲫、鲢、白、鳌等名贵鱼种，还盛产向宫廷进贡的鳊鱼，舒兰县法特乡的鳊鱼圈即由

此得名。白鱼至今还是招待客人的一道名菜。松花江的一些河口还产有闻名于世的“东珠”，乌拉街曾设有“打牲衙门”，每年采集东珠数千颗，送往宫廷享用。然而，令人深为遗憾的是，我们过去在发展工业生产中，忽视了环境保护工作，致使污水大量流入江湖中，使水质受到了严重污染，鱼的产量大幅度下降，东珠已经绝迹。群众惋惜地说：“鱼米之乡，米多鱼少了。”令人欣慰的是，现在各级组织都很重视这个关系到人类生存的大事。国家颁布了环境保护法，市政府多次召开环境保护工作会议，环保部门抓得很紧，承担着为人类造福的事业，果断地采取治理措施。有些人对此半通不通，只顾眼前，不顾长远，只见小利，不见大害。由此，我想到诗人刘禹锡“杨柳青青江水平，闻郎江上唱歌声；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晴却有晴”的著名诗句。为了使松花江不受污染，保持生态平衡，责令一些企业停产治理，甚至关闭，不正是有情于人民，造福于子孙后代吗？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，多数企业已开始重视环保工作，生产建设和环境保护两手抓。松花江的水质已有很大改善，鱼类繁衍增多，多年绝迹的鳊鱼重现。让我们象保护眼睛那样保护松花江吧，使它永葆青春，碧水长流。

梦 中 的 江 城

鄂 华

江城，多少次在我的梦中出现的地方。离开它已经很久了，不知为什么，它对我仍具有这种魂牵梦绕的魔力？

今年八月，我又回到了江城。

每次回来，多半都是在冬天。站在冰封的江边，我总是分外怀念它那郁郁葱葱的江南园林。那在晚风中絮絮不休的阔叶灌木丛的低语，似乎至今仍在传递着我的心意。这次回来正好是夏天，我却又怀念起它那长达七里的江堤雪柳，那水晶一样莹洁的树挂来。每当松花江上飘起了薄薄的雾障，一个冰雕玉琢的世界就要降临了。我想：在那皑皑的白雪下面，应该还覆盖着我的青春的足迹。

然而我仍然高兴我这次回来是在夏天，我的思念是在夏天。

是的，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。这里，有我第一次走进讲堂时的惶恐，有我第一次领到工资时的喜悦；这里，有我第一次象一个真正的男人那样的豪饮，有我第一次与我最倾慕的姑娘的约会。

东关宾馆离松花江大桥不远，黄昏时分，我独自来到了江边。那梦中的江，梦中的桥，梦中的树，都一一分明地呈

现在我的眼前。七里长堤上巨龙似的灯光依然是那样华丽璀璨，水中的倒影依然是那样荡漾多情。江南公园的绿树在暮色中色调分外浓稠，仿佛是一座墨绿的海。眼前依然是这座桥，这长龙似的跃过湍激的江流的桥，多少记忆曾经从这里流走……

我仿佛又清楚地看见：一个蓬着头的小伙子率领着一群学生野马般地从桥上冲过去。那时候我刚从北方一座大学毕业，来到吉林一高中工作。因为我喜爱运动，学校委派我担任了学生田径队的总教练。我自恃在大学时拿过中、长跑冠军，毫不在意地接过了帅印。第一次带领田径队员进行越野训练时，我就和队员一起出发了，越过大桥，直奔江南。没有想到在一座普通的高中里，竟然也是藏龙卧虎，刚刚跑过江桥，就已经有几个学生越过了我。也许是长时期没有坚持锻炼，以致一时适应不了这样快的速度，我当时只觉得呼吸急促，两眼发黑，实在无法再坚持跑下去了。我真想马上退下来，站在道边看队员们跑过去，还可以对他们的长跑姿势进行一些科学性的指点，那样也不失为一个教练应有的表现。但是我还是没有退下来，我在心头默默地对自己说：追上去！追上去！我终于在快要接近终点时追上去了。当我和队员们一起在绿草如茵的公园里做着放松肌肉的整理活动时，我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了尊敬，我成为了他们的朋友。

遗憾的是：生活中我并不总是勇敢者。我永远无法忘记一次我与我倾心爱慕的一位姑娘的约会，也正是沿着这座江桥走向江南公园，时节也正是八月的一个傍晚。当这位我日思夜想的姑娘果然答应了我的邀请，已经走在我的身边时，我突然丧失了我全部的勇气。整个晚上，我嗫嚅着几乎没有说出几句话。当公园里游客渐渐稀少，我们已经开始往回走

时，我们突然闯进了一条树木幽深、枝叶扶苏的小径。公园的灯光突然消失了，天上的星星突然消失了，远方传来的城市的喧嚣声也突然消失了。我们仿佛突然坠入一个黑洞中，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了，宇宙中只剩下我们两人，我们相距不远，彼此都能听见对方的呼吸和心跳。我忽然产生了一种预感：此时此地，将要发生一件什么非常重要的事，也许它将要改变我全部的生活。而我从她的呼吸里，猜到她也同样预感到了这一点，也许她正在等待着……然而这时候我却失去了勇气，我只默默地走着，一句话也没有从我的口中吐出来。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，林中小路愈来愈短，眼看我们就要到达尽头。我一次又一次说服自己：勇敢一点，讲出你心头想讲的！再不下决心就来不及了，这样的机会也许永远不会再有了。然而小径依然静默着，没有一点声音。突然，灯光重新闪现了，小路走完了，生活中终于什么也没有发生。在这以后不久，我和她都先后离开了江城。

至今我仍然怀念这个夜晚、这林中的小路，没有任何一个公园有这样的小路。现在它又静静地躺在了我的面前，依然是那么幽深，那么神秘。

我常常想：生活中，有时由于畏怯，有时由于偏见，我们失去了多少宝贵的东西。只有江城，它的江，它的桥，它的树，以及它留给我的思念，永远存在，啊，江城，我梦中的江城。

江城雾散

胡 昭

至亲的近友，朝夕相处，彼此关怀照顾已经十分自然，谁也不会想到要向对方表示感谢或赞美。就象我们虽然时刻离不开空气和水，却从未想到要对它们说句好话或唱一支赞歌。

除非是由于某种原因离开了，连最琐细的小事都会引起深长的思念……

对于我，江城吉林就是这样一位挚友。多年在这个城市生活，街头的小店、江上的栏杆、北山的荷塘……都熟悉得如同亲人的面目，好象它就应该这样，永远都会是这样，引不起我半点惊奇。

冬日江畔的树挂，受到多少摄影家的青睐，拍出过一幅幅佳作。这代表着江城特点的景色，我也不止一次地领略过：银妆素裹的垂柳，真象是玲珑剔透的象牙雕刻，它确实是美的。可是望着它，牵动我心肠的却另有一番联想。

我1948年底奉调来吉林。当时解放战争的形势迅猛发展，解放全中国的时间指日可待，省委正调集干部，组织工作团，准备跟随南下大军的脚步，到新区进行土地改革。我也是来参加南下工作团的，但报到时被留下，分配到吉林

日报。

当时的报社，离车站不远，一座灰色的三层楼房，楼顶迎面墙上隐约地出现几个模糊的日本字：“……ホテル”，从前曾经是旅馆。就在这里，我开始学习作一个新闻工作者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老同志常爱揭我的短，善意地嘲弄我这个“前本报通讯员”，来前不久，还正儿巴经地写信问编辑部，到底有没有龙，某某村有人见过；写好一篇通讯稿，把稿纸都接连地粘在一起，编辑看时要象抻面一样两臂张开，就象读一份奏折……就在这里，我开始在师友们的指导下，有计划地读书和练习写作。离开县委机关时，一位尊敬的长者曾经嘱咐我：你爱好文学，正应该去从头到尾参加一次土改，做一段基层工作，真正了解群众的生活。知道我留在报社了，他又来信说：那你就利用这个条件好好学习吧！你年幼失修，连中学都没读完，应该把中学课本找齐，一册一册地自修下来，打好基础。只有高原上才有高峰，没有坚实的基础，要在一个方面有所建树是不可能的。——我记着这些话，读书，作笔记，并在采访和编稿的间隙里写下一篇篇幼稚的习作。

两年后，我又从这里出发，去北京学习，从新闻界跨入文艺界。但我的心从未离开这里，学习结束后，我又回来寻找少年时代，寻找伙伴，寻找那个在这里萌生的美好的初恋。在我少年的记忆里，江城是年轻的，欢乐的，充满蓬勃向上的活力。

灿烂地浮上记忆的滩头的，还有一本文艺刊物：16开本，百多页，刊名是我的老师李又然写的——《文艺月报》。1948年的东北解放区，除哈尔滨在出版着《东北文艺》之外，大约这就是另一个大型文艺期刊了，也该是我省解放

后最早的文艺刊物。主办者是蒋锡金教授等老作家，刊物上发表了他关于鲁迅杂文的诠释文章、李又然的译作、董速的小说、夏葵的诗、王肯执笔的剧本等等。党的文艺工作者通过它团结新老作家，并用以向朋友和敌人显示着我们的力量。记得创刊号上有一个包括百余人的“特邀撰稿人名单”，赫然在目的许多是国内外知名的作家，但也有些生疏的名字——了解底细的就可知道：这是本省的初学写作者，编者意在鼓励新生力量。

这刊物大约出了三、四期，就由于主将们进关的进关、调离的调离而中止了。但它对团结和培养我省作者是有功绩的。记得我初到吉林时，在一条僻静的街道上找到挂有“吉林文协”木牌的小楼，怀着敬畏的心情上去送稿，当时文协的负责人（也是《文艺月报》的主持者之一）林耶同志——即诗人夏葵——照老解放区的办法用信封给我写了收条。

省会迁到长春，是我学习结束回来之后的事。继《文艺月报》之后创办的《吉林文艺》也搬到长春出版，但有许多原来省直的老同志留在吉林了，成立了市文联，也办了刊物《蓓蕾》等。我每年几次来这里，拜访老友和老同志，查找书刊资料，并从这里去吉林地区各县出差。每次来去，心头都充满愉快和恋念。

又来看美丽的江畔树挂，已是1978年。刊物复刊，老友归来，江城文艺重又迸发青春活力。松花江日夜不息地奔流，有力的流动使它严冬不冻。一夜江上的浓雾凝聚枝头，形成树挂，怪不得科学家们叫它“雾凇”。看树挂，须在雾后初晴之日，阳光满树，灿然生辉，方显出它银镶玉雕之美。

次年再来江城，老友递给我一册《雨花》，远在江苏的